

移民开拓的名城

申旭著

镜头 下的 云南



*Yunnan in focus
A famous city for
the exploration of
immigrants*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移民开拓的名城

镜头下的云南



申旭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A Famous City For The Exploration Of Immigrant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移民开拓的名城 / 申旭著. 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0.7

(镜头下的云南)

ISBN 7-5367-2011-4

I. 移... II. 申... III. 建水县 - 概况 IV. K927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328 号

总策划: 李安泰 徐治

执行策划: 欧燕生

责任编辑: 普艺 欧燕生

总体设计: 蒋剑

责任校对: 车树清

镜头下的云南

移民开拓的名城

著者: 申旭

摄影: 徐晋燕 申旭 陈云峰

出版: 云南民族出版社

发行: 云南民族出版社

地址: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

开本: 850 × 1168 - 1/32

印张: 6.5

字数: 80 千字

版次: 2000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制版: 昆明雅昌彩色设计制作中心

印制: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

印数: 1-5 000 册

定价: 16.00 元 (全套定价: 128 元)

总 序

似箭光阴，如梭星斗，岁月可以抹去山川的变迁，却留下民族厚重文化的沉积。中华民族的根在西部，炎黄文化的源在西部。西部，诞生精典的地方，改造人性的地方。千百年来，这里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另类文化，他们有着与内地很不一样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，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。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色彩缤纷的另一个天地。只有了解了西部的人文地理，才能看到一个站立大山高原古老民族的鲜活面孔。

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，中华民族西进的战车已经开启。巨鼓擂响，战旗猎猎，昭示着必胜的信念。西部十省(区)的出版人，摩拳擦掌，聚会昆明，呕心沥血，达成共识，合力策划推出了这一套“中国西部人文地理大系丛书”。

这是中国第一套深度人文地理丛书，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既描述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文化景观，又传达探索与考察的信息；既有游历体验，又是研究成果，融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一体。

“镜头下的云南”是大系中反映云南的部分，其中的每一本都是以某个地域为经，以与之相关的历史场面和主流文化变迁为纬，深层次地进行挖掘。立足于这些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资源，图文并茂，时空串联，内容深入，文字浅出，用个人脚到、眼到、心到的踏访经历来达到重新认识云南的目的。每本书的入笔之处虽然都是一些世俗的，老百姓的生活，但所反映的是一方水土和人的关系，探讨和展现的是一种云南独有的人文精神。

这套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壮，又具小桥流水的婉约，以亲临现场的感受，清新宜人的文风，于细微处见功力，用小手笔做大文章，在故事和图片的铺陈中告知读者乡土中国的活力所在。

西部不再沉寂，作为西部图书出版的马前卒，我们期望以这套图书为起点，为西部大开发推波助澜。

李安泰

2000年6月

目录

临安古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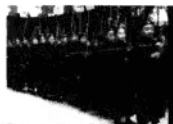
1 Ancient Look of Lin'an City



老井

43 The Old Well

穿越时空与先哲对话



73 Pass through Time and
Space and Talk to the
Sage



文献名邦

89 A Place Famous for Its Documentation



滇南大观园

115 Grand View Courtyard
in South Yunnan



历史的辉煌

149 Brilliance of the History



碗窑村

179 Wanyao Village

临安古风



始在建水采访的时候，我对这座城市差不多是一无所知，便问同行的冬瓜：“建水什么地方最有意思？”“朝阳楼”，冬瓜不假思索地回答。于是我们去朝阳楼。

冬瓜是个摄影家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个照相的。不过，很多人欣赏冬瓜的片子，就像喜欢他的为人一样。有人叫他“瓜哥”，有人称其为“冬瓜老师”，一些跟他烂熟的人

“老辈人说，剃这种头孩子长大有福气，”年轻母亲的言语中流露出对儿子重振家威的期望。我问这小子：“知道你的脑袋像什么吗？”回答很干脆：“足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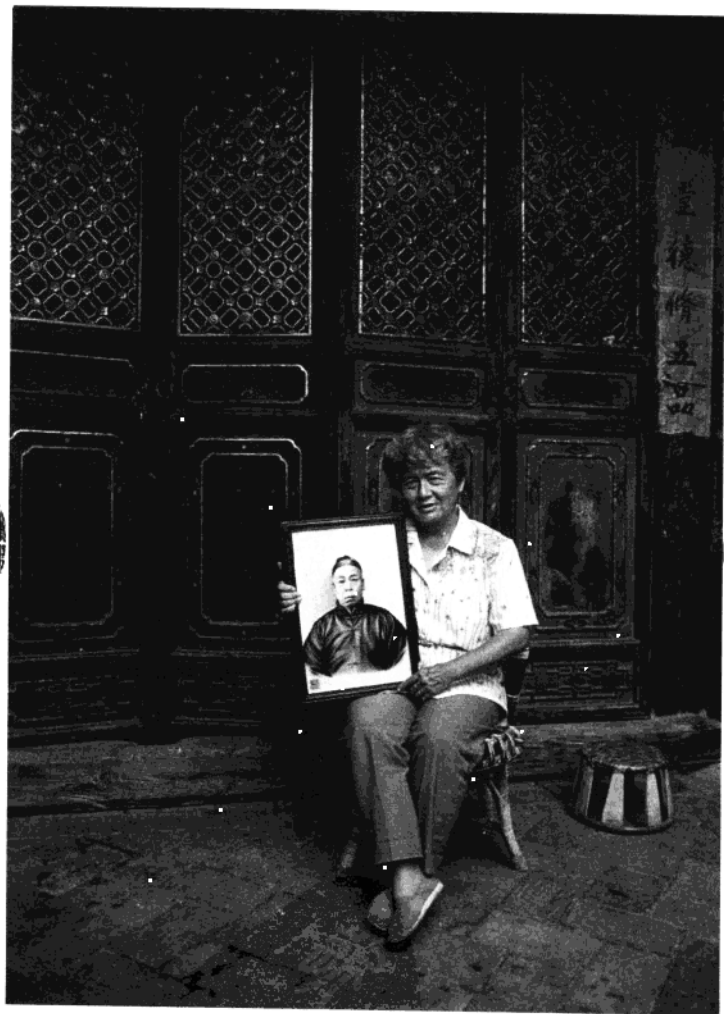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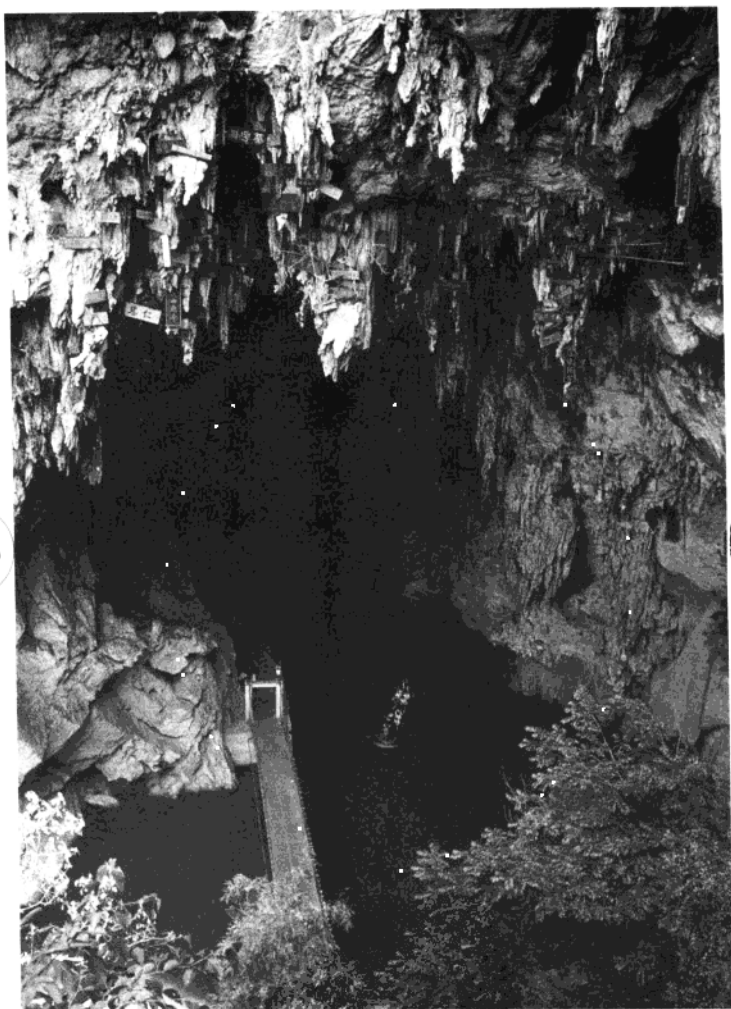
却不知道他的大名。也有人喊他“大师”，冬瓜淡淡地说：“熟人都大师，生人皆粪草，你们就这样相互吹捧吧。”

朝阳楼即建水县城的东门楼，是个著名景点，也是城里最繁华的地方。每天早上，这里都是熙熙攘攘，人们在朝阳楼周围和前面的花园里晨练，坐在花台上悠闲地拉着家常，老人们抽着云南特有的水烟筒，玩鸟的人挤在一起，观看笼子里的画眉斗架。很多人每天都要来朝阳楼走走，他们到这里什么事也不做，就是来四处看看，与老熟人随便聊聊。如果哪一天没有去朝阳楼，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好像缺了些什么东西。

明朝初年在建水设临安卫指挥使以后，筑临安卫城，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拓地改建砖城。城周六里三分，城墙高二丈七尺，筑有四门，东门称迎晖门，西门称清远门，南门称阜安门，北门称永贞门。建水县的老人们讲，这四道大门之外，还各有一道小门，两门之间挖有城壕，门楼上建炮台，铸将军炮，建钟鼓楼，“于是刁斗森严，规模宏整，遂为东南重



喻菊馨说：“我祖父这幅陶瓷像是一百年前在香港烧制的，可惜底座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被毁掉了。”她身后门上的浮雕全部被铲平，也是那场浩劫留下的后果。



中国人的吃全球闻名，估计燕窝成为补品之最也是我们祖先的功劳。况且这么做还很合乎生态平衡：今年不把燕窝摘下来，明年燕子就不来了，你还想吃到它的唾沫？

镇”。清军入滇时，西、南、北三楼都被烧毁，康熙初年重建，后又倒塌，惟有朝阳楼历经六百多年沧桑，至今巍然屹立，是滇南地区仅存的古城楼，也是建水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象征。有副对联赞曰：“栋宇薄云霄雄踞南滇八百里，气势壮河岳堪称滇府第一楼”，确切地道出了朝阳楼的雄伟气势。

朝阳楼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(公元1389年)，与北京天安门的形状一样，但比天安门早建二十八年，当地人习惯称其为“小天安门”。城门占地二千三百一十二平方米，依地势筑于高岸，楼阁又起于两丈多高用砖石镶砌的门洞之上。楼为三层，高二十四米，每层都覆以歇山式屋顶，檐角飞翘，巍峨耸峙，画栋雕梁，流云摩肩，飞霞浮顶。檐角挂有铜铃，每当微风吹起，铃声丁当，清脆悦耳。春夏之间，万千紫燕栖于檐下，围绕古楼上下穿梭，一片呢喃之声，人们称此景为“燕子朝阳”。

朝阳楼建成之后，不但是建水成为滇南军事重镇的标志，而且也成为建水一景，是文人骚客低吟浅唱的绝佳去处。《建水州志》记载此

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咱大爷就坐在狮子的头上，量谁也不能怎么样，连鬼都会怕恶人，狮子又算得了什么？顶多也是敢怒不敢言。





景为“东楼凌汉”：“东楼，高百尺，千霄插天，下瞰城市，烟火万家，风光无际。旭日初升，晖光远映，遥望城楼，如黄鹤，如岳阳，南中大观。”登上朝阳楼，极目天舒，视野开阔，东望小桂湖，西眺七寺八庙，南看崇文塔刹，北睹群峰苍翠，不禁诗兴大发，曾有人挥笔写下《登东楼》赞美诗云：

巍巍画栋逼重霄，时有仙人弄玉箫。
四面好山青到郭，千村深树绿过桥。
胡床月较南楼早，斗柄星瞻北极遥。
刺史丹青云外见，岂容王粲赋箫箫。

在朝阳楼西面顶檐下有四块高两米的巨匾，分别写着飞、霞、流、云四个狂草大字。这四个字是唐代草书圣手张旭所书，由杭州复制而来，这种巧合向人们展示了建水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：杭州古称临安，这个名称后来移到了建水；南宋的皇族后裔和知识分子落籍云南，中原内地的儒家文化也在建水扎下了根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明清时期建水文化的繁荣景象，又是历史进程的必然。

走在建中街上，老远就看得见“飞霞流云”四个大字。张旭的草书



确实了得，每个字的形体都洒脱奔放，宛如行云流水，后人曾作过如此比喻：飞，如魁星点斗，神态生动；霞，如霸王举鼎，盖世英姿；流，如刘海戏蟾，悠闲自如；云，如仙女散花，翩翩起舞。被世人誉为“草圣”的手迹能挂在朝阳楼上，也算得上是建水人的造化。

挂在朝阳楼东面二楼檐下的“朝阳楼”三个大字，是清代大书法家王文治任临安知府时所书，字体圆润秀丽，令人赏心悦目，是不可多得的古代书法艺术珍品。城楼东面顶檐下的“雄镇东南”四块楷书方匾也极具特色，为临安知府来谦鸣所题，石屏人涂暉所书。涂暉曾在临安府衙内出任师爷，相传来谦鸣请涂暉书写好这几个字后立墙远望，作出如下评价：“雄”字写得生龙活虎，“镇”字写得泰然自若，“东”字有昂首阔步之势，“南”字则有高瞻远瞩的神姿。

朝阳楼自明朝初年建成后虽历经修葺，但至解放前夕已破烂不堪，四周杂草丛生，门窗、楼板一无所存，城垣垛口残缺不全，已成为乞丐栖息之所。1954年开始朝阳楼的修



牛车悠悠，岁月沧桑。建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向新世纪，在建水人的生活中，牛车、马车、汽车一个都不能少。



据说过去滇军打仗带着两杆枪，敌军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，想方设法弄到手，才知道这种枪也只是会冒烟而已。





虽然云南地处西南边陲，但对外交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以前。法国人七八十年前修建的临安火车站，现在是建水铁路人员的办公室，也可称得上是“洋为中用”。



复工作，有意思的是每个干部都争着为朝阳楼拆送二十块明代的城砖，以供修复朝阳楼支砌墙壁及四周围栏之用，屏门、窗户、栏杆等物，也大多从其他地方清代建筑中拆卸而来。比如安装于一楼面西一堂的屏门，原来是西庄区荒地村沈家所有，上面雕有“李白醉酒”“吕布戏貂”“渭水访贤”等戏剧场面，人物形态栩栩如生，实为稀世珍品。沈家原为当地首富，这堂屏门请外地木匠精雕细琢，历时数年才得以完工。沈家的豪宅先是作为西庄区荒地乡政府的所在地，后来屏门则被装在了朝阳楼上。不管怎么说，修复这座古建筑倒也遵循了“修旧如旧”的基本原则。

60年代，“破旧立新”的浪潮风起云涌，朝阳楼差一点被夷为平地。1964年，建水县城镇建设委员会准备拆除朝阳楼，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朝阳楼是文物古迹，拆掉太可惜了，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志站起来反对说：“什么文物古迹？它是封建堡垒，妨碍交通。其他三门都拆了，还留它干嘛？”少数服从多数，还是决定要拆。持反对意见的人找到县委书记，